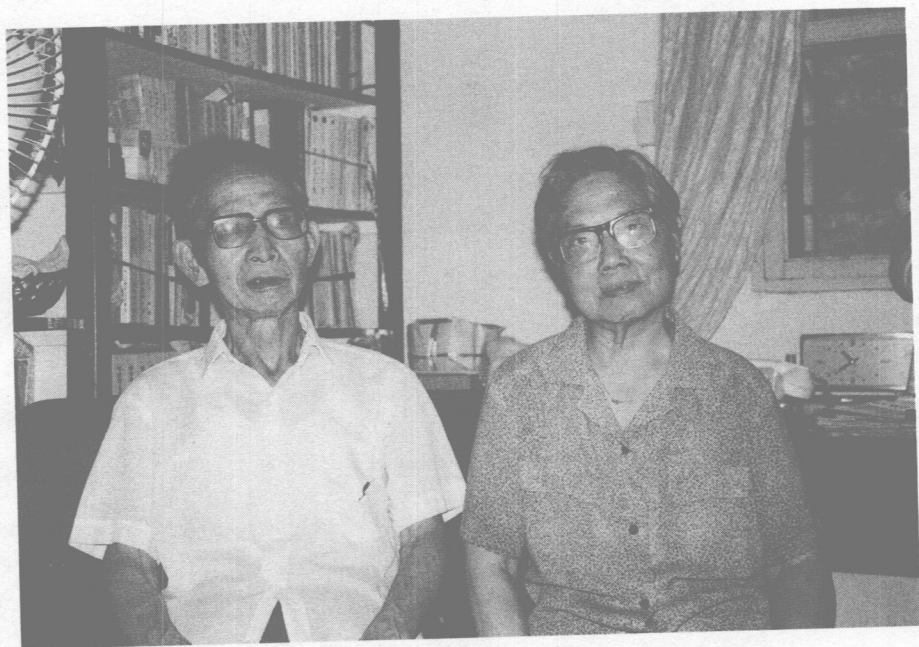


贾植芳文集

书信日记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年8月,贾植芳、任敏夫妇摄于复旦九舍寓所。

书信日记卷目录

书信.....	001
致胡风(1938—1954).....	003
写给任敏(1972—1985).....	030
日记.....	155
退休前后(1985—1987).....	157

【书信】

致 胡 风

(1938—1954)

—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胡风先生：

来武汉后，得见《七月》，颇觉喜欢。因为生活的缘故，不能用热烈的体材，现即寄上来汉写的《蜘蛛》一篇，现在用这样晦涩的写法，似觉不当。但也就真存在着这样的境遇。如认为不合格，请即退下。

副标题用“呈献为真正人权斗争着的日本兄弟”，就是写它的用意。二年前在日本的海滨，在夜雨声中，辗转于席上，想着过去的人与事，爬起来写了这样一篇，用以纪念友人，二年后的今日，从报上看到了动人的记载，我又不禁把它从记忆中抄出，转赠于这一更广泛和伟大的运动的支撑者和受难者。

有一个时候我不相信文字，但现在又糊涂的写出了这些。也算是纪念自己罢。

此祝
大安。

贾植芳
四，二一日，午。

二 （一九三八年五月八日）

胡风先生：

“探交”的信已拜读过。近来又搬动了一次，弄得生活颇形麻烦，甚至很糊涂的，没能写复信。训练班^①近日就大概结束，这简直类乎一个噩梦。武汉这地方生活颇无意思，我即预备尽可能回我生长大的北方去。这是很早就希望着的事。

《蜘蛛》是在寂寞中写的，在日本海滨就写就的，不知怎样，不久之前的情绪又恢复了一年之前，这情绪颇可怕，我原写了纪念一个用自己的血为正义而牺牲的人，后来报上看到日本军阀大捕反战运动者，有些甚至就牺牲于牢狱了，于是又从记忆中抄出。不过这样的作品，有时或竟是一个可怕的趋势，于健康的读者也许有害的。

训练班现设于南湖军校原址，这里，给敌人已轰炸过两次了。匆匆。
祝安。

贾植芳 上
五月八日，夜。

三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

胡风先生：

南湖曾奉一函，未接复信，不知收到否？我在武汉混了一个多

① 训练班：指最初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承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武汉时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中将军衔）接办。

月,心情阴气得很,现在总算告一段落,后日即打算动身赴晋,到一个部队内做工作。

现寄拙稿——《家》,是在武汉写的,原打算以“五四”到抗战前后的智识阶级写一剧,但因为向来没用过剧这一形式,故先作一小规模的尝试,结果便是这个《家》。

《家》刚写罢,突然接到友人辗转来的信,知道在北方的妻子死去这消息,——对于死,我的见解,以为这东西本身却是可怕,如在《家》里所说,但在人的作用上,却有商量余地,就是死法问题。故我承认生命脆弱是一件事,但不是死的整个解释,所以要紧的是在生命的应用上这一点,来决定死的价值。接到这个信,我顺手在原稿的头上加了一个注,算是一个纪念。

我的通讯处暂时无法决定,现在暂写一个武汉的友人地址,到目的地后,当再写信通知。匆匆。

祝安。

贾植芳

六月四日,夜。武昌府后街十八号转。

四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三日)

胡风先生:

离汉前曾寄上拙作一剧本《家》及一函。我于十日到西安,沿途颇费了周折,预备在西安稍事勾留,即动身到山西战区。一向因为生活的忙碌,没能有确切的通讯地址,很是抱歉,现在算暂时得到一个,虽然也是带有很大的游移性,但总是一个较有办法的——

“山西新绛县探交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训处。”

西安这地方近来很寂寞,它的黄金时代因了潼关的炮声和那次大轰炸,都剥削净尽了。阔人们跑到更远的地方,繁荣自然也就跟到

那地方。但我是喜悦的,因为又回到可爱的朴质的北方。虽然这北方过去对我也是残忍的。匆匆。

祝好。

贾植芳

六,十三日,夜。

五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胡风先生:

汉口一函接读。在山西的战地里,随军辗转,已然四个多月。军队的任务是保卫黄河渡口,防止敌人过河。所以转来转去,老是在一条中条山里。这山中的面积,横有八十里,纵有百余里。大部我都算走到,有的地方颇是险峻,像原始的森林蔽天,据土人说,老虎一类的东西还在出没着呢。但就是这样的地方,侵略者的炮声还听得很清楚。九月十六日敌人因在风陵渡一带吃了大亏,于是想趁机一举而“扫荡山内残敌”,六千多敌和四十八门炮一齐向山隘口集中总攻,驻地已是前方,到傍晚非战斗员退却,在黑的原野里,可以看见敌人放的篝火,而周围却是零碎的步枪声。过了两天,因为我们的总攻,和我某路友军的抄敌后路,敌人进攻的计画算完全的粉碎!据军部发表,敌死伤约三千,我们一千七百余。事后我到前方一带活动,调查所得,敌人之中真正的日本人不及十分之三,大部是山西人,而且就是本县人,敌人的民众工作倒比我们出色。据我的经历,我们每到一地,第一件是各处召唤民众返家。目下山中大军云集,而山内因人口稀少且贫困,吃的东西已要什么没什么了。我们吃的“馍”是有限制的。但另一面,秋禾却在田里自己腐烂了。农民们都已逃亡了。晋南的麦子和棉花,是华北的重要产品之一,在山西是次于“煤”的产品,但就在夏收与秋收之间,闹着粮食恐慌,是笑话呢,还是悲哀呢?

另一方面的情报,敌人不唯有充分的食粮,而且临汾和太原的几个面粉厂已开了工,另外敌人还在几个县城开了“军政训练班”一类的场所,训练青年,我们对面的敌人不唯士兵大部是中国人,连政治员(宣抚员)之类也成了中国人了,他们也随军工作,如贴标语召开民众大会之类,敌人现在是进一步的用出政治方法来扶助军事的侵略了。但在我们自己阵营里,大部人是混着苟安的生活,更有人讲“少管闲事”的“世故”,莫名其妙的过着。中国这个国家真太古老了,难道黑暗和腐化这东西真是上好的油漆一样,涂于这古老的壁上,怎样也擦不掉么?有人说黑暗是没有进步性而只有蔓延性,那么现在所该做的,也许只是“防疫”的工作。说到这里,我觉得《七月》应该办下去,现在应该结合一切的良心,建立自信,扫荡欺骗和浮诈,拭去黑暗和腐臭。

现驻地还是山中,已连雨了八天,今天晴了一忽,看样子却是还得再下。山村上的“老百姓”们都算回来了,但大部的时间办了公事——替部队弄吃的,眼巴巴看自己的谷子腐烂在田里,这种心情,我描写不出。

写信寄“第九十五军邮局交山西夏县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未了,希望这信能看到。

问好。

贾植芳

十,十四日,中条山下。

六 (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

胡风先生:

十一月间在行军中接到自汉口寄的信,到复回信后,汉口就陷落,所以那信该是扑了空。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已是两个月,近日从

一张废报纸上看到你到复旦的消息^①，所以重写一封，希望它再不会扑个空。

来山西前方已是半载，部队一直在山西的“盲肠”中条山一带作战，九、十、十二诸月曾有数次大激战，击退了“扫荡”的敌人。在前方，可以看到进步，虽然太慢。后方情形虽是隔阂，但在仅能见到或听到的机会中，失望总比兴奋的时候多。这，只有在长期的战争中，来弥补它。

我即在师部政治部做事，主要做对敌，但因为这一工作的没有根基和不被注意，所以很少成绩。近来更因为脑病的复发，所以又多了一层障碍，预备最近回后方，治疗后再讲。

汉口失陷后，前方对于后方的消息，更隔开了，尤其是出版界，简直是毫不知道，希望能从你处得一点消息。还有鹿地亘先生，在前方看到他的《国民の栏意》^②小册子，不知现在到了哪里？来信“第九五邮局交山西夏县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匆匆。

祝安。

贾植芳

一，五，朝。

七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

胡风先生：

四·三的信拜见。作为总后方的地方，竟是那样一副低沉苦闷的面孔，虽然似乎是值得吃惊的事，然明白中国历史和情况的人，总

^① 抗战期间胡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② 《国民の栏意》，可译为《人民的呼声》，是鹿地亘先生担任第三厅设计委员期间写的一本用于前线对日反战宣传的小册子。

是也不觉意外。听说西安古都比那地方就还要“进步”呢。这些人工的障碍,许多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说借日本人的大炮,是可以得到教训,渐与洗刷的,跟我看,这还是单纯的一面。在这个只能生细菌的地方,主要的还要做内部消毒的工作,鲁迅先生的改造精神论,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是一种正论。就在这山野的地方,时时也波到这种低气压的空气,使你闷窒,出气不得。虽然离敌人境三十里地(指指挥部一类的机关),但人们的头脑,和思想方法,证明还是战前的式样,敌人的凶残并没有改变了它。马马虎虎,自私自利二大潮流,还是河一样的在人们中间流荡,前方后方化,所得的战争教训,不过是东西太贵一点而已,真是悲观。不过把眼睛从高级人们的头上抬过去,看看愚夫愚妇,士兵,乡下小孩,都是进步了,大大进步着,我想,这里就是希望。少数腐乱着的中国人,在战争的进展中,是渐渐的不能“代表”中国全体人民了。到前方一年,所得的就是这点用眼睛看到的安慰。也因此,觉得文学应和群众拥合,奉仕于群众,是现在文学的真实结论。《七月》发行大众版,极为拥护。

前方在文化上,可以说还是没有的,一面是接济不到,一面当地很少这些人,创造提倡不出,连宣传也是贫弱的很,大家还是老套子,反观敌人,那对于宣传的讲究与注意,大规模的干,我想,只一味盲目的夸张着自己的了不得的进步的、而且凭了这升官发财的大人们是应该静下气,注意这一点,因为敌人这样干,在我们眼中,有的人说是近乎“危机”的一种不利东西。——下次,我可以奉上一些敌人的宣传品。

部队现在出击,整日炮声隆隆,我是前日才从别处回到临时的留守地方,明日晨便一个人出发到山前的作战地方。匆匆。祝健康!

弟 植芳

四,十四,夜,支家川村。

八（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胡风先生：

前奉上一函，并一稿。我将要离开第七师了，所以通讯处改为“西安梁府街九号李子忠先生转”。

前方一年，系在一个黑洞里旅行，眼睛因之亮一些了，但黑暗的旅行，是不能继久的。而且，也疲惫了。

祝好。

植 芳

五，廿二，夜。

九（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风兄：

离开队伍时曾奉一书，想达左右。弟到西安后，刚巧中原战争变起，此地以距离相近，顿成草木皆兵之状。苟安已不被允许。罗马人所说的 Quo Vidas?（往何处去？）成了大问题。弟敷衍已久的问题，不能不解决了。决定不再如此的混了，短期中当到故乡去。此后距离愈远，连通讯的联系，恐亦不易了。但世界的生命是长久的，我们总该有一天快乐的相聚罢。

祝兄的健斗；弟之小文，请兄处置之可耳。

植 芳拜

六，廿七。

十（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

胡风先生：

六月间在华阴曾投过一函，和一个短稿，我离开原来的地方了，记得那个信里说到。要凭良心生活，做一个上进的中国人，真是天大的不容易。然而也不用悲观，咬着牙干罢。“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连山内的小孩都唱着这个充满光和热的歌。

在西安混了一礼拜，我又折转来，走了近半个月，经过荒寒的陕北山地，绕到吕梁山内，家就在这里，有近四年的光景，没看到家了。一个人在江湖上寂寞的生活着，有时是也想到家的，正像裴里甫^①所说，家是充满着回忆和甜蜜，然而那指的是法国们的家，在苦难着的中国人的家乡，就完全不兑现了。这就是老爷们所唱的“中国的特殊性”罢，比如我们的故乡，是在近游击区里，整日日本人、军队、土匪混和着扰，是像高等数学里所讲的 pocebelity 一样，那么逻辑地，此去彼来，竟是“秩序井然”的扰。做一个老百姓，一般的谈论，（乡下人，泥腿子们的野论），只有两条路：当土匪，或上吊，否则，没有法子。而一般官僚，联合了市井的混子，像苍蝇一样的，逞雄发威风，要这个要那个，要得无微不至。老百姓一面得应付日本人，一面得打发这些住在安全地的老爷们，有什么时间做庄稼，真是天晓得，而且农具，耕牛，骡马，都给烧的烧了，拿的拿了，拉的拉了，最近日本人在强制征兵，和征求工作员，而一些坏军队，也拉老百姓，被拉的非得花几个钱不行，否则，汉奸！“嚓！”杀了。老百姓哭着脸说，“唉，老总，老百姓怕你，你专打老百姓，日本人不怕你，你不敢打日本人。”结论：是两个耳刮子，和几个妈的屁。就这样，田地渐在荒芜了，年轻的老百姓都

^① 裴里甫，应为小说人物，出处失考。

流亡到外面,有的走了正确的路,加入他们热爱的队伍,打日本,报仇雪恨,有的就走了近路,结合一些同命运的家伙,仿效着欺侮他们的人,自己做起活来了,真是混乱得很。这样,混的时间很短,我又跑出来了。五天后到了宜川,雇好了轿车往东走,可巧走了两天,就被抢劫了,路费被拿得一文不剩,要不是碰见友人,简直得饿死陕北的深山中。返回宜川后,却又淋了一次雨,掉了一次河,而且奇特地病了起来,预备再多混几天,再行出走。预备能到四川去旅行,一来看看战时的首都,再则换换空气。如这个目的达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会到先生,当面报告一点战地的奇闻。

宜川地处群山包围中,是从前土匪常攻打的地方,现在是出奇地繁荣,生活程度高到使人吐舌,外国也不过如此。我住在城外一个小店内,这里的住客,是车夫,小商人,赶驴的,挑夫,混鬼,杂兵,下等女人,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很能得到一些新奇的知识,所谓 Read man,该是如此讲罢。匆匆。

顺祝

健康!

弟 植芳

八,十六,夜于宜川王家小店内。

十一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胡风先生:

自晋西返转西安后,得“九·一”函及《七月》四集一期一本。本想早写一个回信,因病和忙,而最要紧的是心情的落寞,所以直俟到坐在宝鸡的旅馆里,而时间已是十月中旬了。

《七月》总算满意地又出现了,在西安,书铺内见不到,大约是什么原因罢,只报贩们手持着卖,据在茶馆里听几个报贩们的议论,则也是

很好卖呢，差不多来了就光了，这证明在这个城市里，群众们也还是需要着文化。这真是中国的活力素，值得乐观。再一个观感就是从偶尔得到的敌人的杂志里，看到写战地或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的大量，就觉得好象是对中国创作的一种傲视，只这一点，就觉得我们还是落后，至少赶不上战争的需要，这真是一种危机的东西。这里，就希望着《七月》的精进，哪怕吃点苦头，甚至遭暗算也罢。还是要干。

我是明日就动身到重庆旅行，预备试写一个长篇，定名《新尸》，在西安写完万把字，只是在这样的被号称做后方的城市环境里感受着，觉得写的心情很坏。这真是一个矛盾。

附上《手续剧》一篇，是写着一个实事样的东西，记得初经历了这样的题材，很为感叹，战争启发了民众的灵魂，而在好的民运工作下，群众们虽还不能马上跳出贫穷，但渐渐脱了愚昧，愚昧实在比贫穷厉害，但是能脱出愚昧，也会能离去那天赋样的贫穷。而启发了的群众，那力量是固执样的，不可遏止的。这是这次战争给中国民众的变化，也就是将来希望的种子。所以对中国前途存着正确信心的人，他的希望，是决不会落空的。

西安这地方很闷，没有正当娱乐，正式也没有文化。大家还是一样的活着，只来了警报，才会使人警觉是在战时，而街头是人踏马，马踏人，秩序什么的好像死过了一样，觉得颇不喜欢。北方天气是冷了，苍蝇们是差不多绝迹，但娼妓们反看得更形活跃。过去人们说过，西安是靠了娼们繁荣的，而转到了战时，就更形活动起来，已成了这城市的组成的主力军，有人开玩笑说，这里的娼们编起来，起码有一军人。真是可为浩叹了。勿此。

顺祝

康健！

贾植芳

十，十，夜，宝鸡。